

我 们

笔 记 之 一

提要：通告。最英明的路线。长篇叙事诗。

今天《国家报》刊登了一则通告，现将原文逐字抄录于下。

“再过 120 天之后，‘一体号’即告竣工。第一艘‘一体号’升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先辈征服了全世界，使之归顺大一统国。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船①‘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带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不过，在动用武器之前，我们要试一试语言的威力。

“兹以造福主之名义向大一统国全体号民②通告如下：

“凡自认有能力者，均应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或其他文字，颂扬大一统国之宏伟壮丽。

①原文并无“飞船”一词，并且全书无一处提到“一体号”的名称，只说它是一种星际间运输工具。为了行文方便，中译者把它称作“飞船”。——译者

②即“大一统国”的居民。原文 *Нумер* (英译 number) 意为“编号”、“号码”，因为该国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国家颁发的编号，人们均以号码相称。为了便于阅读，试译作“号民”。——译者注

“这将是‘一体号’送出去的第一批货物。”

“大一统国万岁！号民万岁！造福主万岁！”

我写这段文字时感到自己两颊绯红。是的，就是要求出巨大的宇宙方程的积分。是的，就是要把蒙昧状态的曲线展开，按正切渐近线，即按直线把它校直。因为大一统国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是一条伟大、神圣、正确、英明的路线，是一切路线当中最英明的路线……

我是号民 D-503，“一体号”的建造师。我只是大一统国众多数学家中的一员。我这支写惯了数目字的笔，无法写出旋律优美的音乐。我只是试着记述我的见闻和我的思考，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思考（的确如此，是我们的见闻和思考，惟其如此，就用《我们》作为我这部笔记的总标题吧），然而这些文字均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来源于从数学角度而言至善至美的大一统国之生活。既然如此，这篇东西就其本身而言，不就超出我的初衷而将成为一部长篇叙事诗了吗？肯定如此，对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并且是了解的。

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这种感受，和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自己腹内尚未睁眼的新生儿的脉搏时的感受，大抵是很相似的。这既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必须用自己的体液、自己的血浆孕育他长达数月之久，然后再忍痛使他脱离自己的身体，把他双手奉献给大一统国。

但是我心甘情愿，每一位号民，或者说几乎每一位号民都会这样。我心甘情愿。

笔记之二

提要：芭蕾。正方形的和谐。未知数 X 。

春天。风从绿色长城外面，从眼睛望不见的荒野刮来含蜜

的花粉。这种甜甜的花粉令人感到嘴唇发干，你不由得时不时地用舌头去舔它。想必迎面走来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在内），他们的嘴唇也是甜甜的。这不免有些妨碍逻辑思维。

然而你看那天空！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翳（古人的鉴赏趣味何其荒诞不经，他们的诗人面对着这一团团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水蒸气，竟然会大发诗兴）。我就是喜欢，而且如果我说我们大家都喜欢这样一尘不染、纯净无瑕的天空，我确信我没有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看上去就如同绿色长城^①，如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是用坚实、耐久的玻璃质料铸造而成的。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事物的蓝色的最深层，看到事物的迄今未知的奇妙方程式——而且是从最普通、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中看到的。

就说今天早晨吧。我来到‘一体号’建造现场，一眼就瞧见了那些机器调节杆的圆球紧闭着双眼在那里忘情地旋转，曲柄轴光闪闪地左右摇摆，平衡器趾高气扬地扭着肩膀，插床的刀具随着无声的音乐频频做着下蹲动作。我突然发现，在淡蓝色的阳光照耀下，这一台气势恢宏的机器芭蕾是何等壮美。

接下去自然会有人问：何以会美呢？舞蹈为什么是美的呢？答曰 因为这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涵义就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就在于达到完美境界的非自由状态。有人说，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生活中最兴奋的时刻常常手舞足蹈（如宗教仪式和阅兵大典）。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非自由本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天然属性，而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只是有意识地……

这时示码器响了，我不得不暂时停笔。我抬眼一看，是

① “绿色长城”（英译 Green Wall），是一道把“大一统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玻璃墙。——译者注

○ 90,果然是她。再过半分钟她本人将驾临此地,邀我去散步。

这个可爱的 ○!我一向觉得她长得很像她的这个名字:比母亲标准中的规定矮了 10 厘米,因而浑身显得圆滚滚的,还有她那张粉红色的嘴巴,也是呈 ○字形,我讲每一句话,这张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另外,她手腕上的褶纹也是圆鼓鼓的,像孩子的褶纹一样。

她走进来时,我大脑的逻辑飞轮仍在轰鸣着,在惯性的作用下我谈起刚刚拟定的那个涵盖了机器、舞蹈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公式。

“妙极了。对不对?”我问。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呀。”○~90 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笑脸。

好嘛,您听听:春天来了呀……她说的是春天。这些女人哪……我把话打住了。

我们来到楼下。大街上人山人海:每逢这样好天气,我们通常利用午饭后的一小时个人时间做一次额外的散步。一如往常,音乐工厂①用它的全部铜管乐器奏着《大一统国进行曲》。号民们,成百上千的号民们,身穿浅蓝色的统一服②,胸前佩带金色的号牌(每个男女号民都有一个由国家颁发的号码),整齐地排列成四人一排,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街上。我,我们这一排四个人,只是这股洪流无数浪花之一。我的左边是 ○-90(如果在一千年前,由我那些满身汗毛的祖先中的哪一位来写这句话,他肯定会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上‘我的’这个可笑的字眼儿),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民,一男一女。

①“音乐工厂”,原文为“музыкальный завод”(英译 Musical Tower)。可能是一种播放音乐或制作音乐的设施或机器。——译者注

②“统一服”源于古代“‘uniforme’,一词。——作者注

天空蓝得令人欢欣，每一个号牌上都映现着初升的小太阳，一张张明净的脸盘，绝无半点邪恶的阴影。到处是一片光辉……说来你也许会明白，仿佛这世间万物都是用同一种发光的、含笑的物质构造而成的。还有铜管奏出的“塔——嗒——嗒”的节拍，这些铜管奏出的音阶，在阳光照耀下仿佛闪闪发光。我们随着每个音阶在攀升，越来越高，直达令人目眩的蓝天……

又像今早在飞船建造现场那样，此刻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不可移易的、笔直的街道，晶莹闪亮的路面，精美透明的六面体屋宇，显示着正方形和谐的灰蓝色队列。而且我觉得，仿佛不是过去的数代人，而是我，正是我自己，战胜了古老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是一座高塔，不敢移动我的臂肘，惟恐把墙壁、圆屋顶、机器碰得粉碎……

接下来，一眨眼间跳过了好几个世纪，由“十”号跳向“一”号。我回忆起（显然是对比引起了联想），我突然回忆起博物馆里的一幅绘画。画面上是他们 20 世纪当时的一条大街，人群、车轮、牲口、广告、树木、颜色、小鸟……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地堆砌在一起。据说当时确实如此，这倒是很有可能。可我却感到这太不真实、太荒诞了，以致我忍不住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随即从右面传来了笑声，就像是回声一样。我转身一看，两排洁白的、异常洁白而又尖利的牙齿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张陌生的女人的脸。

“对不起，”她说，“您兴冲冲环顾四周的神情，很像神话中创造世界后第七日的那个上帝。我觉得您肯定相信，连我也是您创造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创造的。我真受宠若惊……”

她说这话时毫无嘲讽之意，倒可以说，还带着几分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体号”的建造师）。但是，我弄不清楚，不知是她眼神里还是眉宇间，有一个令人恼火的、莫测高深的 X，而

且我怎么也捕捉不到它，无法用数字表示它。

我不知怎么感到很尴尬，语无伦次地为自己的发笑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显而易见，今天这个时代和当时那个时代之间的这种反差，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好洁白的牙齿哟！鸿沟上可以架座桥嘛。请您想想看，这铜鼓、方队、横列，不是也曾经有过吗，所以……”

“说的是，这个道理很明显！”我大声喊道（她几乎是用我的原话说出了我在散步之前记录下来的想法——这种思想的重合现象，令人拍案叫绝）。“您瞧，就连思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单独的‘一’，而只是‘之一’而已。我们彼此是如此相似……，

她说：“您敢肯定吗？”

我一看见她那两道挑到太阳穴的剑眉——活像 X 字母的两只小犄角，不知怎么就乱了方寸，我朝左右两边看了一眼……

我的右边是个女性，身材瘦削，轮廓鲜明，僵硬中透着柔韧，像鞭条一样，她是 I-330（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她的号码）左边是 O-90，她则截然不同，全身是由一些圆组成的，手腕上有一条孩子般的褶皱；我们这四个人最边上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民，他长得像字母 S，折成两道弯儿。我们彼此并不相同嘛……

右边这位 I-330 多半觉察到我的困惑的眼神，叹了口气说：

“是啊……很遗憾！”

说实在的，她这句‘很遗憾’说得恰如其分。但是，她的脸上，也许是声音里，总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科学在进步，道理很明显，即使不是今天，那么再过五十年，一百年……”

“就连大家的鼻子……”

“是的,就连鼻子,”这一次我几乎是大声吼叫了。“既然存在嫉妒的原由,不管什么原由……既然我的鼻子是钮口形的,而别人的鼻子……”

“噢,您的鼻子吗,用古人的话说,您的鼻子倒称得上是‘古典式’的呢。不过您的手……不,不,让我看看您的手,让我看看!”

我最受不了人家看我的手。我的手布满了汗毛,毛烘烘的。这是荒诞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并且尽可能用一个旁观者的语调说:

“一双猴子的手。”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

“这可真是绝妙的协调。”她好像称分量似的,用眼睛打量着我,眉梢上又显现出两只小犄角。

“他登记在我的名下,”O-90高兴得咧开了粉红色的嘴巴。

她这话还不如不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之,这个可爱的O-…怎么说呢……她的语言速度设定错了,语言的秒速总应该略微小于思想的秒速,而决不可相反。

大街尽头蓄能塔①上的那口钟 铛铛地敲了 17 下。个人活动时间结束了。I-330 和那个 S 体形的男性号民一起走了。他那张脸令人肃然起敬,并且此刻看上去好像还很面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分手的时候,I-330对我笑了笑——仍旧是像 X 似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她说:

①蓄能塔(英译 Accumulating Tower)是一种收集、贮存大自然中放电现象(如雷电)产生的能量的装置。——译者注

“后天请到 112 号大课室①来一下。”

我耸了耸肩说：

“这就要看我是否会收到正巧是您所说的那间大课室的通知了。”

她却用一种令人不解的自信口吻回答说：

“会收到的。”

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偶然混进方程式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使我很反感。我乐得留下来，能和可爱的 O-90 呆一小会儿功夫也好。

我和她手挽着手走过了四条大街。到了拐角，她该往右走，我往左走。

“我真想今天到您那儿去，放下幔帘。就在今天，就在现在……’O-90 抬起圆圆的、亮亮的蓝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叫我对她说什么好呢。昨天她刚来过我这里，并且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最近一个性生活日是后天。这不过又是她的‘思想超前’，就像发动机提前打火(而这往往是有害的)。

分别的时候，我在她美丽的、无一丝云翳的眼睛上吻了两次……不，准确地说，是吻了三次。

笔记之三

提要：男式上装。长城。作息条规。

我把昨天的笔记通篇看了一遍，却发现我写得不够清楚。我是说，这些事对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而对你们——我的笔记将由‘一体号’送给你们这些未知的人们——

①大课室（英译 Auditorium）是‘号民’们听各种讲座的场所。——译者注

则很难说了。一部伟大的文明经典，你们也许刚刚读到 900 年前我们祖先读到的那一页。就连作息条规、个人时间、母亲标准、绿色长城、造福主这样的常识性名词，你们也未必了解。让我来谈这些，未免太可笑，同时又感到很为难。这就好比让一位 20 世纪的作家在他的小说里解释何谓‘男式上装’、‘公寓式住房’、‘妻子’。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要把他的小说翻译给未开化的野蛮人看，而不给‘男式上装’加个注释，那怎么行呢？

我敢肯定，一个野蛮人看着‘男式上装’就会想：“这玩艺儿有啥用，不过是个累赘。”我觉得，如果我对你们说，自从二百年大战以来，你们这里谁都没有到过绿色长城外面，你们同样也会是满脸困惑。

但是，亲爱的读者，总该动点脑筋才是，这是很有好处的。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游牧方式过渡到定居方式的历史。由此难道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居程度最高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也就是最完善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如果说人们曾经在地球上四处漂泊，那也是史前时期的事。那时还存在着民族、战争、贸易，还在不断地发现各种新大陆。而现在谁还需要这些，还有什么必要？

我认为，人们对这种定居生活，决不是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习惯了的。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所有道路都被破坏，荒草丛生。起初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个被绿色丛林隔离开来的城市里，想必是非常不方便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呢？人类脱落了尾巴之后，大概也并非一下子就学会了如何不用尾巴驱赶苍蝇的呢。起初他们肯定为了失掉尾巴而感到苦恼。然而现在你们能够设想你们长着一一条尾巴吗？或者说你们能够设想自己不穿“上装”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吗？也许你们还穿着“上装”散步呢。）同样的道理：我无法想像一座城市不围上绿色长城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像生活没有作息条规的数字装潢会是什么样子。

作息条规……它挂在我房间的墙壁上，金底的紫红色数字此刻正威严而又亲切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作“圣像”的那种东西，真想写一首诗或一篇祝祷词（两者一样）。唉，我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呢，那样我就能够用体面的文笔对你大加赞颂了。啊，作息条规！啊，大一统国的**心脏和脉搏**！

我们大家（也许包括你们在内）在学生时代，都读过古代文献中流传至今的一部最伟大的传世之作——《铁路运营时刻表》。但是，即使把它放在作息条规旁边，你们也会看得出前者不过是**石墨**，后者则是**钻石**。虽然二者都含有 C——碳素，但是那钻石多么坚实、晶莹，多么璀璨夺目！当人们像车轮一样在《铁路运营时刻表》的篇页上驰骋时，有谁不是激动得透不过气。然而作息条规把我们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变成一部伟大叙事诗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千百万人，以六轮机车的精确度，在同一小时和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我们千百万人在同一小时开始工作，又在同一小时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千百万双手的**统一的身躯**，在作息条规所规定的同一秒钟外出散步、去大课堂、去**泰勒①健身房**，在同一秒钟回去睡觉……

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幸福这个课题，我们这里也还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解答方案。强大的统一机体每天有两次——16点至17点和21点至22点——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细胞。这就是作息条规所规定的个人时间。在这两个小时里，一些人循规蹈矩地拉下室内的墙幔，另一些人踏着铜管乐器奏出的《进行曲》的音阶，步伐齐整地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写字台旁。但是我坚信，哪怕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

① 泰勒（1856-1915），美国工程师，泰罗制的创始人。这种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在细致分工和操作合理化的基础上，其特点是最大限度提高效率，以获取利润。——译者注

者和幻想家,我也仍然相信,我们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会为这些时间在总公式中找到一个位置,总有一天这 86400 秒将全部被纳入作息条规。

关于人们还生存在自由状态、即无组织的野蛮状态那个时代的奇闻轶事,我读过许多,也听过许多。但是,我一直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事:当时的国家政权(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怎么竟然坐视人们过着一种没有我们这种作息条规、没有强制性散步、没有精确安排的进餐时间的的生活,人们何时起床,何时就寝,都悉听尊便。有的史学家甚至说,当年街上的灯火彻夜通明,行人和车辆终宵不息。

对此我百思不解。无论他们怎样无知,也总该明白,这样的生活乃是真正的灭绝人口的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慢性杀害罢了。国家(人道主义制度)禁止杀害一条人命,而不禁止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害得半死不活。杀死一条人命,也就是说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 50 岁,这是犯罪,而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 5000 万岁,却不是犯罪。这岂不是很可笑吗?这道数学道德题,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 10 岁的号民,只消半分钟就可解开。他们那里却做不到——他们所有的康德合在一起也做不到(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伦理体系,即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伦理体系)。

国家(它竟敢自命为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自流,这岂不是一桩怪事。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多少次……都悉听尊便。全然不讲科学,活像动物。并且还像动物一样,盲目地生孩子。说来也真可笑,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学(我们有翔实的材料,说明他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却未能攀登到这一逻辑阶梯的最后一个梯级——生育学。他们未能想到我们的母亲标准和父亲标准。

太可笑,太离奇了,以致我写了这些之后未免有些担心,惟

恐你们，不相识的读者们，认为我是在恶作剧。说不定你们会以为我在存心戏弄你们，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是，首先我不擅长于开玩笑。任何玩笑话都夹杂着谎言。其次，大一统国科学认定古代人的生活确实如此，而大一统国科学是不可能出差错的。况且人们还都处在自由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还都处在野兽、猿猴、牛羊的状态之中，哪里会有什么国家逻辑呢。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我们那毛烘烘的心底，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还偶尔传出猴子的野性回声，又怎么可以苛求于他们呢。

幸好只是偶尔。幸好这只是一些机件的小小故障，它们很容易修复，无须中断整台机器永恒而伟大的运转。要想卸掉一根弯曲变形的螺栓，我们有造福主那只技术娴熟而又稳健有力的手，我们有护卫^①的训练有素的眼睛……

对了，正巧我现在想起来了 昨天那位像 S 折成两道弯的人，我好像有一次看见他从护卫局走出来。现在我才明白，我何以对他怀有这种本能的敬畏，而当那位怪里怪气的 I-330 在他面前……我又何以感到有些尴尬。我不得不承认，这个 I-330……

就寝铃声响了：22 点 30 分。明天见。

笔记之四

提要：野蛮人与晴雨计。癫痫。假如。

迄今为止，我对生活中的事都看得很清楚（我偏爱“清楚”一词，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今天的事……我倒看不懂了。

^①护卫（英译 Guardians）是下文“护卫局”（英译 Bureau of Guardians）的工作人员。
“护卫局”是兼警务、情报、特工于一身的安全机关。——译者注

首先，正像她所说的那样，我真收到了去 112 号大课室的通知，虽然概率只不过是：

$$\frac{1500}{10000000} = \frac{3}{20000} \quad (1500 \text{ 是大课室总数, } 10000000 \text{ 是号民总数})$$

。其次……不过还是按顺序谈为好。

大课室。这是一座巨大的半球形玻璃建筑物，被阳光照射得通体明亮。一圈圈的座位上，只见个个剃得精光明亮的圆球似的脑袋，显得气宇非凡。我心神不定地向四周围扫了一眼。我想我当时是在寻找：O-90 那张可爱的粉红色弯月形嘴巴会不会出现在统一服的蓝色海洋中。这不那边不知是谁的一副异常洁白而锋利的牙齿，很像是……不，不是。O-90 今晚 21 点来会我，我希望在这里见到她，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铃声响了。我们起立，唱《大一统国国歌》。随后，录音讲师①出现在台上，它那金色的扩音器和机智风趣的语言大放光彩。

“尊敬的号民们！不久之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本 20 世纪的书。擅长讽刺的作者在书里谈到野蛮人和晴雨计。一个野蛮人发现，每当晴雨计水银柱停在‘雨’字上，天上果然下雨。这个野蛮人正盼望下雨，他就挖一些水银出来，使得水银柱恰好达到‘雨’的水平（屏幕显示出，那个插戴羽毛的野蛮人正在抠水银。场内哄笑）。你们在笑。但是，你们不觉得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更加可笑吗？欧洲人和那个野蛮人一样，也在盼‘雨’，盼的是大写的雨，代数学上的雨。但是他们面对晴雨计，却显出一副可怜相。野蛮人最起码比他多一些勇气、毅力和逻辑性（尽管是野蛮的逻辑），因为他弄清楚了一个道理：结果和原因之间存在着联系。他挖掉一些水银，从而在一条伟大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这条道路通向……”

①可能是一种智能机器。——译者注

这时(我重申 我在如实地记录,毫无隐瞒)——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会儿功夫仿佛具有了防水性能,对于扩音器倾泻出来的充满活力的水流,我竟然涓滴不入。我突然觉得自己到这里来是多此一举(为什么“多此一举”,既然给了通知单,怎么可以不来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空谈,言之无物。我好不容易才开动我的注意力,这时录音讲师已经转入正题,开始讲我们的音乐及其数学构成(数学为因,音乐为果),介绍不久前才发明出来的音乐机。

“……只需摇动这个手柄,你们中间任何人都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生产出三部奏鸣曲。而你们的祖先做这件事可得花大气力了。他们只有折腾到‘激情’(一种尚不知晓的癫痫)大发作的地步,才能创作。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个说明他们音乐创作情况的颇为好笑的实例,请听 20 世纪斯克里亚宾①的音乐。这只黑色木箱(台上幕布拉开,那里放着他们的一件古老乐器),他们把它叫做‘皇族木箱’或者‘王室木箱’②,这也足以说明他们的整个音乐该是多么……”

下面的话我又记不起来了,很可能是因为……也罢,我就直说了吧 原来是她!——I 330 走到“皇族木箱”跟前。大概是她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台上,使我大吃一惊。

她穿着一件怪里怪气的古代服装。黑色的衣裙紧裹着身体,袒露的双肩和胸部被映衬得格外白皙。还有……之间的那道暖烘烘的阴影,随着呼吸起伏颤动,再加上满口雪白耀眼的牙齿,几乎放射出凶险的光芒……

她朝台下微微一笑,使人感到像被蜜蜂蜇了一下。然后她坐下来开始演奏。野性,肉麻,光怪陆离,如同他们的整个生活

① 斯克里亚宾 (1871-1915),俄国作曲家和钢琴家。——译者注

② 这里指大钢琴(又称三角钢琴)。俄语中“大钢琴”(рояль)一词含有“王族”或“王室”之意。本书主人公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称之为“王室木箱”。——译者注

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理性的机械美。我周围的人做得对,他们都在大笑。只有少数人……可是为什么我也在其中?我?

对,癫痫——精神病——疼痛……舒缓而甜美的疼痛——蜂蜇,但愿蜇得再深些、再痛些。这时有一个太阳缓缓升起。不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蓝晶晶的、将光线均匀地射进玻璃墙砖的太阳,不是的。这是一个野性的、飞驰的、炙热的太阳——它让你急欲脱掉身上的一切,把这一切撕成碎片。

坐在我一旁的那一位,朝左面瞥了我一眼,发出一声嘻嘻的冷笑。不知怎么,我清清楚楚地记住了这个情景。只见他的嘴唇上冒出一颗微型的唾液泡,随即破裂。这个小泡泡使我顿时清醒。于是我又是原先的我了。

此时我和所有在座者一样,听到的只是一片急促而嘈杂的琴弦声。我笑了。心情变得轻松自如。这位有才华的录音讲师把野蛮时代描述得绘声绘色——如此而已。

后来我听了我们的当代音乐(作为对比,结尾时演示了我们的当代音乐),那才是一种享受呢。那时合时分的无穷的行列发出的水晶般清晰的半音音阶,以及那泰勒^①和麦克劳林^②公式的整合和弦,那毕达哥拉斯短裤^③、厚重的二次方全音转调,那衰竭振颤运动的忧郁旋律,那随着由许多个休止组成的夫琅和费谱线^④而变换着的明快节拍——行星的光谱……气势多么磅礴,章法多么严谨。而古代人的音乐随心所欲,毫无规则,无非是一些野性的狂想,这种音乐多么渺小可怜……

① 泰勒 (Brook Taylor, 1685-1731), 英国数学家, 创立了泰勒公式。——译者注

② 麦克劳林 (Colin Maclaurin, 1698-1746), 苏格兰数学家, 著有数学分析、曲线理论等方面的著作。——译者注

③ 这是对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勾股定理的谑称。——译者注

④ 即 太阳和恒星光谱中的吸收谱线。德国物理学家夫琅和费 (J. Fraunhofer, 1787-1826) 1814 年对这种谱线作了详细描述, 因而它被命名为“夫琅和费谱线”。——译者注

我们大家和往常一样,四个人一列,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大课堂宽大的门里走了出来。一个熟悉的、双折弯的身影从我身边闪过。我毕恭毕敬地对他施了个礼。

再过一个小时可爱的 O—90 就该到了。我感到激动,那是一种愉快而有益的激动。回到家里,我赶快跑进管理处,把自己的一张粉红色票券交给值班员,领到一张准许拉幔帘的证明。在我们国家,只在性生活日这一天才享有这种权利。我们的房子是透明的,墙壁仿佛是用发光的空气编织而成,大家都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况且这样可以减轻护卫们艰苦而崇高的劳动。否则不知会闹出什么事体呢。古代人的住房很奇怪,而且不透明,或许正是这种住房造成了他们可怜的笼中鸟心理。“我的(sic!)①房子就是我的城堡”——这种话他们也真想得出来!

21 点我拉下幔帘,就在这当口儿 O—90 有些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她把粉红色的小嘴凑过来,并且递过来一张粉红色的小票。我撕掉了票据,却摆脱不掉她粉红色的嘴巴,直到最后一刻——22 点 15 分。

然后我给她看了我的“笔记”,并和她谈了平方美,立方美,直线美,我觉得谈得很好。她一直在听着,脸上泛起迷人的粉红色,突然她的蓝眼睛里涌出泪珠,一颗,两颗,三颗,正滴在打开着的那页(第 7 页)稿纸上。字迹被洇得模糊了。咳,只好重抄一遍了。

“亲爱的 D,只要您,只要……”

“只要”什么?只要”什么嘛 又是老生常谈 生孩子。不过也许是一个新的话题——是有关……有关那个女人的话题?

①拉丁语,意即“原文如此”,这里表明主人公对他引用的这句成语中“我的”一词不以为然,因为在“大一统国”人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个人的。——译者注

虽说这件事好像……不，这未免太荒唐了。

笔记之五

提要：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而又有益的功能。

我又搞错了。未知的读者，我和您这样谈话，好像您就是……比如说，好像您就是我的老朋友 R-13。他是一位诗人，嘴唇厚厚的像黑人。是的，人人都知道他。可您是在月球、金星、火星或者水星上。谁知道您，谁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又是何许人。

请您设想一下，有一个正方形，一个很有生气的、顶呱呱的正方形。人家要它谈谈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您一定明白，它脑袋里想得最少的就是应该谈到它的四个角相等。这个现象是那么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简直视而不见。我就是经常处于这种正方形状态。就说这粉红色票券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事吧。对于我而言，这不过只像正方形四角相等那么简单，但对于您而言，这可能比牛顿二项式更叫人摸不着头脑。

让我来说明一下。古代的一位贤哲碰巧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爱情和饥饿主宰世界。”Ergo^① 人欲主宰世界，必先制服世界的主宰。我们的祖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终于制服了饥饿。我指的是伟大的二百年大战，那是一场城乡之间的战争。那些野蛮的基督徒们多半是出于宗教偏见，死守着他们那种“面包”，^②不肯罢手。但是，大一统国建国前 35 年发明了我们今天的石油食物。诚然，全球只有 0.2 的人口得以幸存。然而，地球的面貌在清除了千年污秽之后变得多么光彩夺目。而且，这

① 拉丁语，意即“因此”“故此”。——译者注

② 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仅仅作为诗歌语言保存下来，因为这种物质的化学成分我们并不了解。——作者注